毛詩集解卷第十六

正小雅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

詩也孔曰二雅正有文武成变有厲宣幽六王居豐鎬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爲而周復都豐鎬魚藻叙云王居鎬京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

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孔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

詩
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在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宲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成王明矣

為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成王周公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

釋文曰從鹿鳴至菁〻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東萊曰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王九辨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程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

朱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〻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擧是事則奏是詩為○又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变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歟

鹿鳴之什

孔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有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

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

可混併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雝〻在周頌臣工之

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于鴆反食嗣之又實幣帛筐

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

其始也鄭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〻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

勞苦之詩○董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朱曰案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

云工歌鹿鳴四牡皇〻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

樂亦然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

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

而作其後乃推而廣之鄉人也欲

○孔曰燕禮于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

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群臣皆在君為

之主群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

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

曹曰人君一人為賓燕礼曰公與

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則亦大夫為賓是群

矣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

而諸侯亦有之則又有四方文聘

此雖其臣雖立以為賓乃使宰夫為與

之賓然

主對之行禮与為酬酢也至于天子燕諸侯

則親與之為賓主以其不純臣故也由是推之則
文王之為西伯也其于列國之來聘者安得不與
之為賓主哉按襄四年穆叔如晉ゝ侯享之工歌
鹿鳴之三三拜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嘉杜注曰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
嘉賓也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也鄭注燕禮曰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嘉賓
講道修政之樂歌也且文王之時勞使臣則有四
牡遣使臣則有皇ゝ者華遣戍役則有采薇勞還
率則有出車勞還役則有杕杜燕兄弟則有常棣
燕朋友故舊則有伐木不應四方之賓客獨無歌
詩先儒謂嘉賓即群臣群臣雖不害為嘉賓若夫
燕四方之賓客同歌鹿鳴必矣燕則飲食畢備故
燕兄弟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燕朋友故舊
之詩曰於粲洒埽陳饋八簋鄭氏以飲為饗礼有
酬賓送酒之幣以食為食礼有侑賓勸飽之幣正
不及燕禮夫執旅周太平之典以追論文王造周
於商之末世而必斬于合得無失乎○朱曰於朝

曰君臣為於燕曰賓主為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
蓋亦有諸侯之使為○范曰群臣在位者也嘉賓
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
當于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
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
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食之言以飲食為主而副以幣帛言將
幣帛之謂特行之耳將行也厚意藏
於
礼何以行之哉饗以訓共儉而燕則以
示慈惠
故能使上下之情洽如此盡其心者
忠臣之
有得與不得耳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詖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毛曰興也。程曰呦呦和聲也。鄭曰苹藾蕭孔
郭璞云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曰葉青白色
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董
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
爵笙入立于縣中衆笙不拜授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曰簧笙也吹笙而
詖簧矣孔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筐篚屬所以行幣帛
也。程曰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朱曰將行也。
毛曰行道也朱曰周行大道。董曰古者行與同鄉聲。程曰鹿食則
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

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孔曰王肅曰群臣嘉
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厚乎
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礼成樂備乃可
以言語先王礼樂之道疾今人言語之無節。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
君子不自留為詩云人之好我示我[illegible]行鄭曰私惠謂不
以公礼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
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
僻之物是為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
道。朱曰蓋所求於群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
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于正所以和
樂而不流也。曹曰于是乃告之曰忠臣嘉賓之
人有以誠意好我者當表示于周行之中使群下
知所效慕為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

好同此蓋[illegible]燕樂之際求嘉賓自助也非徒飲食之而已左傳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君其列所謂周行也〇朱曰此燕饗賓客之詩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礼以通上下之情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曰蒿菣去刃反也孔曰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為菣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〇

鄭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離[illegible]〇曹曰視民當與文王視民如傷同儀〇毛曰恌愉也孔曰愉音史說文訓為薄也示民不愉薄也〇朱曰恌愉薄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〇程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朱曰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蓋亦深矣〇劉曰燕礼有親踈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仕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礼安其樂誠信感于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乎觀其礼而知則且傚者不亦君子乎〇范

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于矜
和而不至于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
鼓琴和樂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曰芩草也陸璣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
之久也燕安也○范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
所以樂其心也○程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曹曰君臣相勉以善故久而不荒○毛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
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曰食之以禮
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也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
矣

段曰是詩宜居皇皇者華之後而先之者講師漸
失其傳也然要知四牡之作人君當知臣下之勤
勞皇華之作人臣當念居上之付託此則詩之義

四牡騑騑周道倭音威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

毛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美匪匪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東萊曰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于周之境內故為是說抑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倭遲歷遠之貌孔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曰倭遲同遠也盬不堅固也董曰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盬故安邑之出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狥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毛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鄭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

山陰陸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曰夫遑暇啓

乃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

跪也爾雅注云小跽處居也○范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

矣○李曰不遑啟處大意為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曰鵻夫不也孔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孔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毛曰栩杼也也孔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為皁或為皁汁可以染皁又曰將養也○程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鵻之不如也○范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 王事靡盬不將遑母

毛曰杞枸檵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楚金反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曰諗告也

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
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
孔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
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
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
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
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
其燕勞而歌詠之孔子曰躰群臣則士之報礼重
於此其見之矣○又曰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
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蘇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
之○王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范曰父至尊也
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

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
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
而不愛其君其致一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樂言遠而有光華
也

朱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曰臣之
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曰天子遣
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
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東萊曰孔氏

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礼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程曰人君遣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欣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朱曰興也○毛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曰華猶草木之華也○毛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曰衆行夫○孔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曰征夫使人駪駪俊健之狀也○朱曰懷思也○程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歐陽曰首章稱美其賢才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耳曹曹曰光華在所使之臣不主送之者言也○歐陽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程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曰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朱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

劉曰駒之為馬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駟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鄭曰如濡言鮮澤也○

毛曰忠信為周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鄭曰爰於也○毛曰訪問於善為咨○程曰諏謀度詢所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曹曰忠臣之出使事雖有指不慱詢廣問求訪人民之利病與政事之得失以輔助其君之聰明且見其任之專信之篤也○歐陽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慱訪將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聽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朱曰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東萊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陳曰穆叔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敷衍文辭經旨不在是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曰騏文蒼旗曰騏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毛曰白馬黑鬣曰駱○朱曰沃若猶言如濡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毛曰陰白雜毛曰駰(詳見駰解)均調也○歐陽曰諏謀
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
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然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則其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慮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曰韓詩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說合○朱曰舊
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
詩之序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何也曰文武之
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
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
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
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
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處兄弟之

変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
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
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程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
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常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曰興也常棣棣也鄭曰按爾雅云唐棣核常棣棣作核者非○孔曰郭璞云
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
未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與發實
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
而有光輝乎○曹曰核即所謂何彼襛矣唐棣之
華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也常棣乃棣
也本草謂之郁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七月所
謂食鬱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即此詩所謂常棣也

鄂猶鄂鄂然言外
發也○孔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曰韡
韡光明也鄭曰承華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孔曰鄭氏以為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
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
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
字為拊蓋己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曰常
棣今所謂玉李華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
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
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者如此○范曰
常棣之華衆多而相附同技而有上下之序故以
與兄弟○東萊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
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
意學者所當偏察熟味也○程曰韡韡鮮華壯盛

之貌以華蕚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說文鄂作蕚董曰謝靈運亦作蕚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群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曰不淂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段曰至患難則天性見矣

脊　反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曰陸疏曰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曰況茲也蘇曰甚也永長也○程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丘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

火自止。○鄭曰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天性也。○曹曰比兄弟失其常處而聚於原隰時也。○鄭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朋來茲對之長歎而已朱曰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反也。○蘇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惟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踈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歎而已。○王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所以致力于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東萊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孚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

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
右不相悖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在良反外禦其務音侮每有良朋烝之承反
也無戎
毛曰鬩很也爾雅曰鬩很也○鄭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
內鬩而外禦也○朱曰烝發語聲毛曰烝塡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塡寘塵同○毛曰戎相也朱曰戎助也○范曰兄弟內鬩
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
猶無相也國語冨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很也兄弟雖以

讒言相違很猶共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喻遠也○王曰很于內非令兄
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
弟之為可恃也○朱曰此章正為管蔡啓商之事
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鬩為窺伺
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
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旨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
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
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
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

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為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辭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為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家室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疎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之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曰言平時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

弟也蘓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
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以
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王曰友生約以我以禮
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
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
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湛○東萊曰王氏之說雖
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賓胤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如具反和樂且孺

毛曰儐陳也○蘇曰飫饜也○王曰兄弟無故則
既具矣○程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
孺子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
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答南反

鄭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
其合也無間矣○毛曰翕合也○程曰此章言兄弟相樂
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矣
故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
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
以久其樂矣○蘇曰妻子以好相合耳及其和也
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天屬哉○李曰兄弟既
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嘗曰方其幼也父母左
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
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
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

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篤兄弟之愛則雖室家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而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曹曰凡人情信莫篤於朋友而愛莫甚於妻子兩者皆人合其合可離也兄弟則天屬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毛曰帑子也董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奴即子蓋唐者賈公彥於司屬引詩曰樂爾妻奴人猶作奴字○范曰究窮也○毛曰圖謀也亶信也○程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東萊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孔曰朋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惟施久遠舊則不

毛詩集解卷十六

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曹曰朋友者兼同姓異姓之臣詩中所謂諸父諸舅是也故序者以親親友賢釋之

莫西山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伐木之詩以臣為友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為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曰興也東萊曰興之丁丁者伐木聲也劉曰聲相應也兼賦此者也○朱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丙鳥鳴○鄭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曰喬高也○鄭曰相視也○毛曰矧況也○張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張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為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

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况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序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縱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况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范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欺矣○揚曰五品天之敘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矣得罪於天無所禱也神之聽之其能終和且平矣乎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敘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適寧不來微我有咎

曹曰首章既以伐木起興後二章因衍而賦之其義不復繫於伐木矣如魚藻詩以魚在在藻起興

至第三章則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既云在藻又云依蒲若以本章論之理豈得安此類皆因起興之語衍而成章爾○毛曰許許柹貌程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為羜○鄭曰速召也○朱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

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顧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朱曰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踈之殺也○鄭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曰微無也○朱曰顧念也於歎辭○毛曰粲鮮明貌○孔曰粲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曰天子八簋孔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礼○劉曰簋至於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曹曰言其甚盛也毛謂待族人然序云朋友故舊何止族人此乃文王時詩其事猶在商世周礼皆周公所作又豈得拘以為制哉○孔曰肥牡肥羜之

牡者○毛曰咎過也○李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者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燕樂之○朱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己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蹲七句反

無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孔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蘇曰衍多也○鄭曰踐陳列貌○朱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曹曰爾雅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又云妻之父為婚兄弟壻之父為姻兄弟蓋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為親親之義也○陳曰君

子之取友無方若內若外惟其有德而已無遠皆在也○毛曰餱食也○孔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曹曰易曰飲食必有訟○毛曰湑茜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朱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所謂縮酌用茅是也鄭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悪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曹曰酤一宿酒商頌所謂既載清酤是也○李曰坎坎鼓聲也○毛曰蹲蹲舞貌○鄭曰追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王曰於諸父曰肥羜而已於諸舅乃曰八簋肥牡於

兄弟乃曰籩豆有踐者言以至誠加為每有隆而無殺也○程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疏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友朋故舊之禮至乾餱之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則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也蘓曰民之失德有以乾餱相譴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朱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而至於有愆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間暇則飲酒以相樂○段曰舉乾餱者徽之於

微也篤友義當於閒暇急難而能相求者獨兄弟
耳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戸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
美以報其上爲

鄭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
歸美於君以答其歌○蘇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
燕其群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
之歟○程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
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言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
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歐陽曰天保六
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
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之深至如
此○黄曰君下下以成政則君不敢忽其臣臣歸
美以報上則臣不敢忘其君此天道下濟而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之理也○又曰三復是詩見君子
愛君之意曰單厚以信享之德期之也曰戩穀以
進善之不已期之也是用孝享則奉先思孝之意

也徧為爾德則斂福錫民之意也是𢿙者皆所以受福之資歟此臣報君之志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音丹何福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曰保安也曹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朱曰爾指君也○毛曰固堅也段曰九重乃臨深履薄之地也故曰保曰定曰固有堅疑安定之意聖人以㫒象位亦此意矣俾使也○鄭曰單盡也○程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曰除除舊而生新○毛曰庶衆也程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朱曰言天之保定我君使之如此也曹曰人臣之福祿出於君人君之福祿出於天○段曰保有周旋扶持衛護之意凡出於人力不及用之地者乃天也后稷之寘於冰而鳥覆翼為周公之流於東而風雷動為推此類可與語天矣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聞人曰戩與翦同○毛曰罄盡也○鄭曰降下遐遠也天與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

毛詩集解卷十六

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罄無不
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
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
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曰君恩至
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惟稱其福祿以
報之此出於歡心而不可強以為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鄭曰興盛也○毛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
陵董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者
也○鄭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
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
之未可量也○程曰既庶矣則欲積累振起至于崇高
而不已故曰以莫不興既興矣則又欲繼繼增益
寖盛不絕故曰以莫不增
吉蠲古玄反為饎天志反是用孝享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
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曰吉善蠲潔也王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饎酒食

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曰禴於文或
從勺○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
祭曰烝注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礿嘗嘗新穀烝
進品物也○孔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取
便文也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礿
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礼乃改夏為禴禘
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
名則文王時已改
○鄭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直留反○朱曰
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
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
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曹曰商周之制天子立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當成王時后稷
為太祖其下有大王王季及文武二昭二穆則亞
圉公叔祖類當在七廟之數矣按周官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氏曰此王者之宮而有
先公謂太王以前為諸侯者則知先公不止后稷

也
○朱曰先王太王王季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
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者周公所更定
歟孔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文王之前皆為先公君謂先公先王也卜
猶期也○孔曰無疆者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曰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
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
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
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
神亦降之福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群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曰弔至也○鄭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曰言王己致神之來至矣○朱曰猶所謂祖考來格也○毛曰詒遺也○程

曰質實也○朱曰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王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鄭曰黎眾也○李曰百姓

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言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群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百官族姓也○鄭曰群眾百姓徧

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曹曰猶克之民皆以克之心為心○范曰

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

不知所以然群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

願也

如月之恒古恒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

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曰恒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

○孔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

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後漸進至十五

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

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
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也騫虧也○劉曰覆於萬物而不郤如
程曰如松栢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蔭
松栢之茂而周不承其庇也○朱曰承奉也○歐陽曰前既欲
其興盛後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
以為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音險狁
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杜以勤
歸也
鄭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
子殷王也○孔曰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云西
戎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敕戍役以
玁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
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
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曰采薇出車
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
狁○程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序

其勤勞傷悲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曰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叚曰文王百里之國當西北之二邊遣戍守衛民亦疲矣意者文王領西伯之任或率其旁之諸侯歟不然歲歲出戍盡用百里之民必不堪命也汝墳勉正之風殷靁勸義之俗是詩固有以感動之而由汝墳以觀豈特岐周之民也讀詩者當考乎此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毛曰薇菜也作生也（劉曰作謂芽初出土）○鄭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靡得以家為家○毛曰玁狁北狄也（鄭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曰遑暇啟跪也○朱曰此設為戍役者之言也○程曰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

其室家不遑暇啟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序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曰薇始長而柔○鄭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曰聘問也○李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変爾○范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己念歸而憂○蘇曰因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段曰天下之艱苦非所期而驟遭焉則情必至於難堪儻前知其必然而一旦當之則安矣是詩作於遣戍之初而預道其室家之契闊飢渴之窮困道途經歷之險阻如此正所以安其心使不至臨境而驚憂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 久 叐 又 我行不來

程曰薇壯而剛○鄭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名此月為陽孔曰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常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曹曰蟋蟀嵗聿其莫注以為九月則首章嵗亦陽止乃十月也蓋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曰疚病也○鄭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曰剛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曰歸期須嵗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啟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朱曰不來不反也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劉曰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亦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曰路戎路也○鄭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率得稱路者左傳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毛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曹曰常棣之華繁密而相承戎車之密比亦如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曰君子

搤彊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者也○段曰古人所謂戰勝者與後世事不同後世大率運奇百出以求勝則勝負必至於難定古人之治夷狄也服則捨之而已矣以是為勝亦宜三捷之可期哉雖然一捷可矣而猶有俟於三爲獨非窮威乎此當以孟子三不朝之意推之聖人不欲以一戰求盡也戰而敗而三爲在彼亦心服在此亦非倖矣曰三者以赴敵休士之節約而言之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

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鄭曰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芘倚劉曰君子則依之為禦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董曰按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良皆取象以著其隨物而動也○毛曰翼翼閑也孔曰閑閑習也○日行列整治之狀○程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也鄭曰弓反末彆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孔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奕

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弰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紒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魚服魚皮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

也鄭曰服矢服也○陸璣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為弓鞬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曰日戒日相警戒也言警勅軍事也孔甚棘急也陳曰帥乘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朱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曰整練其車甲修𠫤其器械日為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段曰兵器必盛飾足以壯耀耳目悅其心而令其氣勇也象弭魚服亦此意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于付反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董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曹曰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程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

歸思之切○范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
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
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
矣○毛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曰一章述事
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
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
義卒章言其歸以閔其勞古者戍役再朞而還今
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
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
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又曰雨雪
霏霏紀次年之冬也若以仲春往而冬暮歸則次
戍者未至疆圉虐矣每秋冬兩番戍皆在又見備
禦之至也○林賢良事要曰成周制兵大抵期戍
以一年蓋役民歲三日故於百二十人之中共準
出一人以供一年之役由一人三日以積之也采
薇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而
左氏傳亦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是知其期以一
年也然東山詩曰周公以西土而東征者蓋三年
又何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周公以西土東
征蓋亦師從旅從之比非遠調也況說以使民民
忘其死曾何以
久役病之哉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

鄭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
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
同日此其義也○王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

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
則反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程曰此詩所賦自
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率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
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
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曰荀子曰天
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斉此詩云我出
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
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鄭曰自從也
○王曰天子紂也董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
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

之以王既命
之專征也○程曰謂我命我也○毛曰僕夫御
夫也○鄭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曰南仲為
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
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東萊曰言
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
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
我所以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
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孔曰序其忠敬以慰
勞之

我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
旟音餘旐斯故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
似醉反
丘曰将言建旐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
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耳朱曰郊在牧內蓋前軍己至牧而後
軍猶在郊也○曹曰周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
地則郊外猶牧也車出於牧則既駕矣於是出郊
則自遠郊而出閔門孟
子所謂郊閔之內者也○毛曰龜蛇曰旐旄干旄
鳥隼曰旟鄭曰設旐者屬之於干○孔曰周礼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
官載旟此詩旐旟旆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
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礼則南仲以下或建旆或

載旐或載旟也○揚曰曲礼行前朱雀而後玄武
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
其方所為左右前後使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
無失伍離次矣○朱曰此章所謂旐者玄
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孔曰
胡不何不也○毛曰旆旆旒垂貌程曰旆旆垂委之狀○王曰未
有事故不旆也○董曰記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
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
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東萊曰軍禮
雖無所考以左傳聘禮考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
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
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
華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
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
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以受
命于朝遂行斂旜及所聘之境張旜而誓使之旜

猶軍之旂旐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旜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飲旜
猶軍在道而飲旆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旜猶軍將戰而張旆也況茲也○程曰
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
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
鄭曰將帥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東萊曰言方欲治
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曹曰師既
出郊則當設備故設旐建旄爲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為
將者指其旟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
揚也曹曰其心常如遇敵志在必戰故曰胡不旆旆雖治兵之時建而不
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旐隨人意而
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
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曰殷王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
方朔方近玁狁之国也朱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曹曰即六月所謂
侵鎬及方也○刈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畨築之具也○芫曰往城于方所
以守衛中国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穫曰彭

彭壯盛也○毛曰文龍為旂央央鮮明也王曰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朱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毛曰赫赫盛貌程曰赫赫德名顯盛襄除也○李曰牆有茨曰不可襄也則襄是除也○朱曰襄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東萊曰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曹曰襄玁狁則師可以凱還矣故下章序其來歸之意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曰思語辭也○毛曰塗凍釋也孔曰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刘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或曰簡書冊命臨遣之辭也○孔曰

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東萊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曹曰黍稷方華六月時也雪融而爲塗正月時也采薇之始遣也春時而往期以冬歸故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南仲以春出師至則玁狁襄矣既而西戎爲興乃復以六月自北徂西而伐之比其勝之而歸當初春雪釋之時逺至于周則春深矣故如下文所云卉木萋萋等是也○劉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襄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啟居也○曹曰南仲既襄玁狁則思歸矣經淂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遠故曰畏此簡書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勅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毛曰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鄭曰君子斥南仲也○毛曰忡忡猶衝衝也降下也○東萊曰薄語辭也劉曰降者莫不欲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徯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

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東萊曰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朱曰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歟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曰卉草也○孔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蘩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曰夷平也○歐陽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曹曰征玁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玁狁平意者二虜相掎角而為寇歟○鄭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朱曰此詩首末皆述其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曹曰一章二章前四句俱序征夫之思其室家後三句俱序室家之思其夫三章前四句序征夫之思其父母後三句序父母之思其子四章序征夫過期之久夲家思之也○呂曰將帥君子也君子志在名節故出車述其憂勤王事以彰其義兵役小人也小人恤於私者多故杕杜道其思望以序其情此二詩之言所以為異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切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曰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曰陸疏云赤棠與白棠同年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毛曰睆實貌○鄭曰嗣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朱曰軍士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曰杕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曹曰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凡行役惟居者之憂為甚○鄭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曰萋萋新葉○鄭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
苦○呂曰杜葉萋萋則春矣卉木亦萋然有葉則
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
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
幝幝天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曰杞之可食春暮矣○孔曰伐檀云伐輪伐輻

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曰
幝幝敝貌痯痯疲貌○李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曹曰以朔方而視岐周為南故陟北山以望之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
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
以見之非有他義也○朱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
之憂也丘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陳曰言夫之車久而
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朱曰檀車之堅而敝
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范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若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曰逝往也○刘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已逝○毛曰恤憂也○鄭曰偕俱會合也○毛曰邇近也○王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矣○王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歟○范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異於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illegible]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曰大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曹曰物之生子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為豊年之兆而魚藻之篇以魚在在藻為萬物皆得其性

魚麗于罶音栁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罶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

鱨揚也陸璣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

鯊鮀也孔曰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璣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曹曰以薄為笱非工緻之物而魚之小大備有則他物可知

太平而後微物盛多程曰罶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

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

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技折葉隕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

豺祭獸然後殺孔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

獺祭魚然後漁孔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

鷹隼擊然後罻音畏羅設孔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斈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

之屬鷹所擊者罻捕鳥網細密者是以天子不合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者也圍諸侯不掩群臣大夫不麛不卵孔曰既言取之時又言取之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亞諸侯言不掩群大夫言不麛不卵各牽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虞人不数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孚豈弟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蘓曰古之仁人交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者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禮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曰鱧鯛也孔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或作鱧鱣或作鱧鯇定

作鮦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曰鰋鮎乃兼反也孔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鯉鯇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曹曰物則非特魚而已○蘇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東萊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産或不如水産之盛澤物或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曰盛而反時也王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蘇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東萊曰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閑暇内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毛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曰鄉飲酒燕禮皆曰

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
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
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故訓
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張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
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
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董曰笙入者
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其見於詩者歌也
其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是時
人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
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亡其辭云者非失亡之
乃本亡也○朱曰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鹿鳴四牡皇華
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
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

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
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
而亡之耳○曹曰今六篇無詩者皆笙也餘詩不
亡而獨施於笙者盡亡之以此知其本無詩也雖
無詩而工師肄習其聲不可以無義故有其義而
已則亡當作有無之亡而非亡逸之亡也且歌則
升堂而奏之貴人聲也笙入則奏于垂中垂在堂
下貴賤有等安得有詩以漢制觀之太祝逆神于
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升歌耳終不奏
休成之樂皇帝就酒東廂奏永安之樂皆未嘗有
詩至房中安世樂皆升歌而後有詩則此六篇者
其嘉至休成之類歟○東萊曰董氏之言不為無
理然國語孫叔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
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
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鄭曰毛公闕
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

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張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董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其見於詩者歌也其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是時人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亡其辭云者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朱曰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曹曰今六篇無詩者皆笙也餘詩不亡而獨施於笙者盡亡之以此知其本無詩也雖無詩而工師肄習其聲不可以無義故有其義而已則亡當作有無之亡而非亡逸之亡也且歌則升堂而奏之貴人聲也笙入則奏于垂中垂在堂下貴賤有等安得有詩以漢制觀之太祝逆神于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升歌耳終不奏休成之樂皇帝就酒東廂奏永安之樂皆未嘗有詩至房中安世樂皆升歌而後有詩則此六篇者其嘉至休成之類歟○東萊曰董氏之言不爲無理然國語孫叔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鄭曰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

孔子之舊　孔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
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
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朱曰按儀禮鄉飲
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
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
客上下通用之樂毛氏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
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
詩其失甚矣○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為非古於
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illegible]
曰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
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
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
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此孔子之舊也蘇
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
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六

毛詩集解卷十六

毛詩集解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董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不賢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

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張曰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而以燕樂終爲此之謂與賢者暇與則相與之義也主於心矣所以是詩皆不及爵祿之事而但言燕飲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朱曰興也孔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毛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曹曰江漢爲南國之紀故嘉魚多出於南方○孔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陸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左太冲蜀賦曰嘉魚出於丙穴是也釋文曰烝王肅云衆也朱曰烝然發語之辭也毛曰罩篧助角反也孔曰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范曰罩罩取之不已也○丘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曰式用也燕飲也○東萊曰嘉魚群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於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燕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曰山樔側交反也鄭曰樔者今之樔罟也○孔曰釋器曰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取魚也衎樂也○陸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曰以見求賢魚方也

南有樛居求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毛曰木下曲曰樛纍蔓也陳曰瓠蔓生○董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也鄭曰綏安也○東萊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瓠之甘以興賢者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朱曰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毛曰鵻鳺鴀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李曰賢者群然如鵻之來集也○曹曰以其類自至不待更如嘉魚之初勤勞以求之也初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末曰烝然來思惟其始求之衆

故其終能致來者之衆也黃曰高宗思賢佐而傳說夢文王善養老而太公歸火不與燥期而就水不與溼期而流人君苟有好賢之心則賢者將自至故曰烝然來思○段曰賢者之進退所以察人君好惡之深淺者精矣　孔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末思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音止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疏曰夫須莎草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丘曰只辭也○孔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鄭曰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才以自尊顯○曹曰未冠謂之童言其未成人也山無草木亦謂之童言其不成山也故山有草木乃秀茂而可觀國之得賢猶是也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李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為說則拘矣　陳曰或疑孰為南孰為北蓋一句不成文詩

人命辭如此爾邦家之基不必於臺萊上起興若以臺萊興基則萬壽無期不可得而興矣○說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贏其體苟不近賢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東萊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枸檵○鄭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栲音考北山有杻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曰栲山樗杻檍也○鄭曰遐遠也朱曰遐何通○毛曰
眉壽秀眉也○鄭曰茂盛也○程曰遐不眉壽猶
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
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曰枸枳枸孔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云枸樹
高大似白楊有子箸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
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曹曰或
云枸醬也然木蜜生蜀與江南枸醬出於
西域皆非周南山之所有當是枸骨耳楰鼠梓
孔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曰其枝葉木理
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

也孔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曰孫炎云耇者面凍梨色如浮垢也艾養
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曰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
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蘋曰
三詩皆鄉飲酒燕禮亦用為燕禮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射禮諸侯以貍首為節新宮貍首皆正詩而

詞義不見

蓼六音蕭澤及四海也

李曰鄭氏泥於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遂以此詩為四夷之長此詩統言及天下之諸侯不必分別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叙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曰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劉曰寫者傾其膽仰之心也○蘇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劉曰有譽而無間言有處而不失位○鄭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李曰此詩末句皆稱贊天子之辭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

不爽壽考不忘

毛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李曰昭子曰寵光之不宣是指此章也長發曰何天之龍亦以龍為寵爽差也○鄭曰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己也○東萊曰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丘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曹曰彼且感恩慕義無有二心雖至老壽沒齒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曰泥泥霑濡也○鄭曰孔甚也○董曰燕燕諸侯也○毛曰豈樂弟易也○蘱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東萊曰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而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

乎亦為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疎也○朱曰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其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此詩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後詩言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宿飲之終而歌之也曹曰豈弟言樂易也天子以樂易待之彼皆安於天子之樂易則亦化而為樂易矣故能於兄弟之國無乖爭陵犯之禍也○段曰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君子指諸侯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

[illegible]弓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曰鞗革也沖沖垂飾貌曹曰忡忡者言其垂之和柔也後漢志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魯詩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毛曰在鑣曰鸞○释文曰鑣馬銜外鐵也○孔曰駟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曹曰以其鳴故曰鸞以其應故曰和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

言得其和也王曰沖沖雝雝有禮節故也○鄭曰攸所也○王曰
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
和鸞矣東萊曰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朱曰此但言諸侯車服之飾如庭燎之稱其鸞旂之美也上下相遇以德而
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段曰天子諸侯休戚同
也則福豈有尊卑之間哉故曰攸同言燕而並受
其福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露天子燕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
乎賦湛露○鄭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
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
也孔曰安閑也○蘇曰久也○程曰足意之義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
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渫宗也鄭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孔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
宗然後得燕燕私者向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
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霄

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霤遂出○歐陽曰露以亱降者也因其亱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蘓曰天子燕諸侯而飲之酒如露之凝於物而無不濡足者飲酒至亱非飲醉不出如露之得日而後乾也○曹曰不醉無歸則其醉乃出於天子眷顧勤厚之意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亱飲在宗載考

毛曰豐茂也程曰豐草衆而茂者亱飲必於宗室丘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曰宗室盖路寢之屬鄭曰考成也亱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亱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程曰在宗成歡樂禮數也○歐陽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曹曰露之霑濡無不均被而草之豐茂者得之最多猶天子燕飲之澤均被於諸侯而同姓者遇之尤厚○范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曰顯允明信也○朱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鄭曰令善也○歐陽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朱曰謂其飲多而不亂德○黃曰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曾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程曰杞棘卑下之物陳曰國有小大恩澤均及曹曰草性柔露多則其葉自低垂有沾醉之象至於杞棘則強直而不屈能勝重露猶言醉而能將之以德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毛曰椅梓屬陸璣曰梓實桐皮曰椅○毛曰離離垂也程曰離離猶纍纍也○歐陽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而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蘇曰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曹曰桐與椅皆柔材且又多實加之以重露而其枝亦能自持猶樂易之君子酒洽無筭而終能以禮自克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〇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〇鄭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〇范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〇東萊曰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灋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輙行者異矣〇李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盛時可知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

以禦霜露形弓𣾰之色赤玈弓𣾰之色黑也周尚
赤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形弓之
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形弓以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
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
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孤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
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
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
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
賜也講德謂射禮也弨弛貌孔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曰言者
語辭也○王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
藏之以待賜也朱曰諸侯受而藏之○毛曰貺賜也○鄭曰朝
早朝也孔曰燕或至在饗則如其獻殽禮成而罷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
也大飲賓曰饗孔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殽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享有體薦

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禮盛也○范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曹曰
饗禮大是以有鐘鼓周官樂師凡樂事以鐘鼓奏
九夏而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其盛可知矣○樂
書曰天子之燕群臣也其樂有及於琴瑟笙簧燕
朋友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然則饗樂同與燕同
是詩特及鐘鼓者非不用琴瑟笙舞也所主者鐘
鼓而已○劉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享禮於
廟○韓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曹曰晉文敗楚師于城濮獻俘于
王王享醴命晉侯宥賜以彤弓一彤矢百劉曰
湛露燕以示慈惠彤弓饗以訓恭儉慈惠以布政
則貴舒緩故飲至宥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而已
恭儉以行禮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所以
致其歓而已○東萊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
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

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鍾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曹曰一朝云者言天子平昔保惜彤弓如此一朝以為好賜其意非淺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呂曰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醻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王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曹曰其藏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之也必櫜之以韜鞬之物蓋言其甚寶惜之也毛曰右勸也孔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曹曰右助也猶燕飲之有侑也○王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古刀反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市由反

毛曰櫜韜也釋文曰弓衣也王曰醻之者既獻矣又醻之也王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醻為則所以為厚也鄭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酢賓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李曰醻毛氏以為報也蓋錫之弓矢又饗之所以報其功也左傳以覺報宴是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為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為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

喜樂之矣○呂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鹿鳴至于彤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悉非得人材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之以此篇也○陳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歟○黄曰成王樂與賢以持前日之功又樂得賢以為今日之用又樂育才以儲後日之用好賢之心無有窮已○又曰惟成王樂育人才故天下亦樂與成王心之所感有不能自已者文王之辟廱人樂之僖公之泮宮人亦樂之故菁莪一詩皆喜樂之辭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疏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朱曰言得其所如此○昌黎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曹曰凡人之材初不限於大小莪微而能長育之猶獲其用況如楠梓豫章乎昌黎曰既見君子樂

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曰謂此君子樂易而且有威儀耳鄭曰以禮儀見接○曹曰古者天子有五學之游至於受成獻馘燕饗禮射未嘗不在焉親與多士揖遜於其間樂易而有威儀茲蓋以身教者材豈患其不成乎○蘇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之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呂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曰中陵陵中也○鄭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貨貝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牡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不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為錫我百朋得禄多也王曰彼厚之以禄則士之材成矣樂其成吾材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禄乎哉○蘇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曹曰中沚則有潤澤加焉中陵雖不如阿之大其所長育亦多矣位定然後爵之任官然後禄之受禄至於百朋之多則獲人材之用可知矣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曰揚木為舟。孔曰載則也。鄭曰休者休休然。朱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韓曰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耳。曹曰楊舟汎汎然浮沈之物無所不載君子恢恢然小大之材無所不容無所不容則人材無遺者矣美之至也是以我心則休為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

鄭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孔曰鄭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蘇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

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詩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孔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

交侵○張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竟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曹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內外之政並舉此王室之所以興內外之政俱廢此中國之所以微故孟子曰國家閑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文武之興也以百里之地而能有天下幽厲之亂也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復宗周猶唐太宗能以河北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無他故為政之廢興即國之所由廢興也故變雅之初其說如此○黃曰文武所以經營天下之治與成王所以守文武之業者具載於小雅此如中庸之九經終始不可缺一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段曰鄭言六月盛夏則意主夏正至箋十月之文又以正為周正七月詩數月皆用夏時然是時皆奉夏正朔周公推本上世之事未足為據按四月大夫刺幽王首章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夏正數月無疑矣若以為周正則四月乃仲春不得言夏六月暑又未徂也蓋三王既改正朔但服色朝會用之商建丑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仍用夏正數月也漢初用秦正元年冬十月太史公去周未遠必有所按以為法班固仍之前兩詩既斷以夏時則此詩六月無疑矣蘇曰棲棲不安也李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曹曰季夏非興師動衆之時今所以棲棲然不遑安者以玁狁急耳鄭曰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孔曰飭齊正也劉曰戎車既飭者謂旬出乘車以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強也○王曰既飭者言其蚤正素治以待之也王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服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曹曰軍中上下同服韎韋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其義一也朱曰孔甚也○毛曰

熾盛也○鄭曰于曰也董曰爾雅以于為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李曰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與此正同○孔曰案出車文王不親行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率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李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曰物毛物也孔曰夏官挍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曰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其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劉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鄭曰服戎服也○毛曰師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師

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 鄭曰王曰今汝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朱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曹曰治兵以出行三十里不窮其力也 劉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曰修長廣大也顒大貌曹曰修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說文曰顒大頭也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奏為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曰共與供同○鄭曰服事也○呂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曹曰嚴則常整而敵莫敢犯敬則不懈而常有備如周亞夫細柳之軍嚴故也如楚子反鄢陵

之敗不敬故也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音護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

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戸郎反以下闕

曰啟行昭果毅也後世乃以元戎為元帥所乘其失亦甚矣劉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曹曰以匪茹之勢敢深入而為寇可以必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朱曰是以建旗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為直而壯律而藏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朱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䟕云車前不能令人輕車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鄭曰佶壯健之貌○朱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毛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曰此時大將也○毛曰憲法也○孔曰我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曰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曹曰鼂錯以輕車突騎為中國勝匈奴之長技故此詩尤後其車馬為毛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竟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王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法矣○陳曰萬邦可以憲法辨一玁狁是其所優為者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友炰白交反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

以群臣為友東萊曰酒誥曰矧大史友内史友君固以臣為友也蓋其親近者也毛
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鄭曰吉甫
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
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
孔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曰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孔曰
言休矣飲至也鄭曰炰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
歡之也孔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曰於
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
以顯孝友之臣處内○范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
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
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
於内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
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
[illegible]曰移孝而為忠移友而為順忠則無妬賢嫉善之心順則無妨功害能之行○王曰吉甫為將於
外而内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
若吉甫者身之不閑而何暇議勝敵哉○朱曰言其所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

孔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爾無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音條革

毛曰興也○程曰薄言發語辭○毛曰芑菜也陸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出不塞○朱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曹或曰芑生民所謂糜芑爾雅曰芑白苗郭璞注今之白梁粟好穀也○李曰此詩曰新田菑畝則田中所生宜穀也然未有采之者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始缺之可也先曰彼徂曰此不遐遺之意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曹曰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未成熟也三歲曰畬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菑畬言其不勞力而可以享成功也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也○鄭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劉曰其車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蘇曰其車三千以剸蠻強盛不得不爾也○朱曰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伍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計天子六鄉一鄉萬二千五百家通率上中下地一家有二卒半共有

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人萬二千五百人為正卒萬八千七百五十人為羨卒正使盡起六鄉總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耳尚不足以方其數故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而王氏謂不應盡內事外如此蓋會諸侯之師也愚謂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爾豈必實有此數哉

程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劉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 ○鄭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 ○孔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翼翼順序貌

鄭曰奭赤貌 ○蘇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

竹簟之席為之蔽飾曹曰以竹簟為車前後蔽也 毛曰魚服魚皮也 ○鄭曰魚服矢服也鉤膺樊纓也孔曰巾車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馬大帶膺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 ○曹曰樊纓以革為之當膺

毛曰鞗轡也革轡首也 ○程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 ○毛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曰士軍士也 ○黃曰宣王一興而謀臣勇士毛奮鱗集會諸侯之師其車三千有不可勝用者此如采芑者或取於新田或取於菑畝或取於中鄉雖其所不足之地而皆可獲爲 ○張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 ○呂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 ○曹曰芑穀也此後世屯田是也宣王北伐之事大矣然止見於六

月之詩其所命者吉甫一人而已至於南征在小雅見於采芑者則命方叔在大雅見於江漢者則命召虎見於常武者則命大師皇父而各言其成功則蠻荊淮夷之作難非一時其所任非一人蓋其為日久矣意當時必為持久之計屯田積穀不事勞師窮討而坐制其斃如趙充國之於先零者故其詩中不甚序其攻伐之事而但言執訊獲醜意可見也 呂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餙之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祇支反)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音衡)

蘇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曰交龍為旂龜蛇為旐 董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旜旌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旐為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 毛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 孔曰說文云軝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 錯衡文衡也 孔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為 孔曰四馬八鸞 朱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 毛曰瑲瑲聲也 曹曰瑲瑲玉聲也馬行安徐故鸞聲和緩如玉 朱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 劉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 毛曰朱芾黃朱芾也 孔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 李曰

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曹曰珩佩上之横梁以蒼玉為之○朱曰葱如葱之色○孔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葱珩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程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劉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衆也○劉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呼號傴付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同國非虚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良如子者良報之如父母視良如弟者良事之如兄無仇云耳有則争先致力為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為用哉故用良者矯之以身狥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悪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瑲瑲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為已腓安在其敎上下之節哉○曹曰芾與佩皆非軍中之服路以金路則非戎路馬有和鸞則非戎馬所以然者蓋方叔克壯其猶用謀而不尚戰如吳起將戰不帶劒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勝故詩人言其車服之美而已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曰鴥鴥然而集也○陸璣曰隼鷂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毛曰戾至也○鄭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十者重師也○毛曰鉦以靜

之鼓以動之代擊也○鄭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
言鉦人代鼓者互言爾孔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周
禮之鐃也又云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
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鍾是鐲亦名
鉦也鐲似小鍾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
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
上是未戰時事也○樂書曰周官鼓人以金鐲節
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鐲鼓行鳴鐲詩曰鉦人代鼓
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伏軸而著於丁寧說
文曰鐲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曰鐲如小
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蓋自聲濁言之謂之鐲自
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
實一也○董曰周官曰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
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鐃鐸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
崔靈息集注謂鉦人代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
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

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毛曰
鞠告也鄭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之孔曰顯允明信也○毛曰淵
淵鼓聲也鄭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聞聲深矣入
曰振旅復長幼也孔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歷五
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
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
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
反尊卑也孫奕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
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幼出入前後
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鄭曰戰止將
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曰闐闐衆行聲也程曰此章言雖
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趨舍有節言隼之

既疾亦集於所止曹曰如王師之勇捷無敵而進退作止則惟方叔之命也○欽
曰言士雖勇而鈌二字於行伍也興兵雖强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
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
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此詩意者未戰耶方陳師鞠旅以伐鼓而已閒
振旅矣故曰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曹曰方陳
其師旅告以致討之意衆皆顯然信之而後方叔
於此用其智謀爲始伐鼓以進衆俄振旅而退師
僞道以致之王者之師雖不尚詐然湯伐夏猶升
自陑間
道也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毛曰蠢動也孔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為悪不遜也○程曰蠢動
而無知之義蠻荊荊州之蠻也王曰經或言蠻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
後乃曰楚朱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曰元大也李曰毛氏
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必如此
說但方叔為一時大老耳○曹曰凡謀則貴老決
則貴壯此善
謀而能決也鄭曰猶謀也訊言也醜徒衆也○毛曰
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為霆郭璞曰雷
之急疾者
為霹靂程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
爾之蠻乃與大邦為讎方叔克壯其猶朱曰方叔元老克壯

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
○呂曰四章方及南征之事不言戰而執訊獲醜
者我武素備震疊奔北未嘗加兵也陳曰南征北伐二事皆是
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朱曰方叔蓋
嘗與於北伐之功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
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竟音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程曰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春秋於
復古之事不加美詞此詩但稱其復古也○朱曰
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而
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
二道也苟政事之不修而囂囂然務以外攘夷狄為
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為亂亡之資
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
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

會諸侯爲○李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東萊大事記曰周敬王二十八年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是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是也孔子序洛誥曰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之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則處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指以為成周矣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為稽古録謂桓公為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王國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而視

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尸殷民蓋在下都之地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世本曰西周桓公居河南東周惠公居洛陽○黄曰武帝窮兵於四夷既服之時蕭俛毁文昌銷兵於两河甫定之初其失均也武帝弊内以事外不治中國而治夷狄不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説也蕭俛之徒知幸安而不知遠慮不知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之説也宣王之於夷狄彼未服不忘其在我者之自備何宣王之能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曰攻堅也程曰攻謂堅治○董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曰齊其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曰齊其馬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曰按字書訓釋説文並以龐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

呂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曰田車田獵之車曹曰上言適東都時車馬此選田獵時車馬也周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設驅逆之車田車即田路即木路王所自來而虞人則有驅禽逆禽之車好

善也阜盛大也程曰阜謂肥壯也毛曰甫大也田者大芟
草以為防孔曰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曹曰古者田獵用車草
多則車不可行故先芟除其草萊周禮若大田獵則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是也或舍
其中孔曰未田之前誓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褐纏旃以為
門孔曰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闌並為二門
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為槸孔曰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闌闌車軏之裏兩邊
約車輪者也間容握孔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
門廣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曰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爲周禮
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前期虞人萊所田之野為三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

各帥其民而致質明乃陳徒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注敘和出用次第出
和門也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
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冬舉其一擊則不得入孔曰其軸頭擊著門傍旃
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曰以天子六軍分為左
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然後焚而射焉
孔曰教戰既畢士卒出和門乃分地為後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王制云火田放火田獵
者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天子
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曰舉綏為表因獻
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孔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曰

不出所茇之防不逐奔走孔曰謂出於頃防者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孔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為曹曰草盛處禽必多曹曰是詩於狩言選車於苗言選徒惟舉田獵之名爾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搏獸于敖

毛曰之子有司也朱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曹曰從王于苗者夏獵曰苗孔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劉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張曰蒐苗獮狩使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茇舍亦然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朱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

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曰建立旐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曹曰大司馬教治兵之法自王載大常以至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為旐者郊野所載而九旗皆注旄於竿首田獵當在郊野之間旐與旄建尊卑皆該矣曹曰徒手曰搏言其選闕之勇也○鄭曰敖鄭地今近滎陽東萊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甫草即此地也○曹曰敖敖倉也有虎牢之險猛鷙所廬也孔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敖地未實狩也○東萊曰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

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朱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曰諸侯赤芾金舄

舄達屨也鄭曰金舄黃朱色也○孔曰如金為舄故謂之金舄天官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達屨者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舄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舄通名○王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涖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曰繹陳也○王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

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左臂裏以韋為之○劉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鄭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曹曰自會同之諸侯以至從王之御大夫皆在其中矣夫者男子之總名○毛曰柴積也鄭曰謂積禽也孔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程曰同謂同力如此故

獲多（王曰同所謂手佽也）朱曰使諸侯之人助舉之言獲多也（曹曰有餘力者又助我舉積禽言不爭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綺反）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孔曰四黃之馬○程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曰猗不正也）朱曰馳驅之法也（劉曰謂應五御之法）鄭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直追反）破物也○王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曹曰駕馬以兩服為主兩驂所以助服馬耳今兩驂猶且皆不偏猗則御之正可知）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朱曰徒步卒也（孔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藩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亱軍中驚之驚○孔曰大庖君之庖○毛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孔曰言軍旅齊肅惟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李曰東坡詩曰

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效此也○朱曰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曹曰獵罷而歸車徒衆矣猶無諠譁之聲終始靜治也○張曰三十二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敵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依此

董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素矣王曰武久不講士氣情怯則有事而易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

朱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曰大庖不盈者其饌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

毛曰一曰乾豆孔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

故自左膘釋文曰音漂謂肩前也為上

殺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曰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內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髀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髃餘繞反為下殺孔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髃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

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孔曰每禽三十也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響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朱曰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頌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曰允信展誠也○孔曰君子宣王也○程曰有

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

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曹

曰夫有聲則有聞今無聲而有聞是我軍無所擾

而名譽自歸之也 言至肅也○朱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

其大成也此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曹曰之子如此

則宣王之政事可知信所謂君國子民之道誠可謂治之大成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焉

程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

更稱其接下得群臣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朱曰得禽

歎則爲醴酒以御賓客而不專享足以見其接下

矣從田之人悉左右以燕天子足以見其無不自盡

以奉其上矣宣王慎微接下得人自盡有大於如

此者此詩特美其田而序因詩文以發之耳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群醜

鄭曰戊剛日也○劉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曰以下章推之是

日也其戊辰蠍毛曰伯馬祖也孔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注云馬祖
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日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曰孔阜甚盛大
也大阜大陵阜曹曰大陵群醜所聚鄭曰醜衆也從禽獸之
群衆也○毛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
其祖○孔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朱曰蓋
曰可以田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
沮之從天子之所
朱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

○鄭曰同猶聚也○毛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
董曰廣訓云麌衆也蘇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曰禹貢所謂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
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謂漆沮在涇
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
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
地非河南之洛也○朱曰漆沮二水名在西都畿
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監韋流水鄜防至同
州入河也○段曰漆沮有二皆出雍州皆東入于
渭特有上流下流之別詩所謂漆沮者入於渭之
上流者也書所謂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者入於
渭之下流者也蓋詩之自土沮漆言於岐周之間
而書之漆沮言於東會于灃又東會於涇之下按
張旭志云漆沮出扶風縣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
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沮水不知所在此則
詩之所謂自土沮漆者也河者至岐周而東入于

渭則在灃水之上為渭之上流也又按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大皇陵南東直路縣東灘水焉俗渭之漆水東流注洛此則書所謂漆沮也何者二水之注洛乃雍州所謂其之洛非河南之洛也所謂漆沮二水者亦日洛漆沮皆於雍州洛汭而禹貢導渭謂之東過漆沮則漆沮既合在洛水而又入於渭也但渭水在灃水灃又至于涇而後過漆沮則漆沮之水在灃水涇水之東為渭之下流也今吉日言田獵而有漆沮之文乃繼於東都會田獵之後則宜為下流之漆沮也蓋下流漆沮遠歷鄜歷鄜防而鄜防比之東都為地近也

程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曹曰既伯既禱而又差擇之則其謹微也無所不至矣○毛曰漆沮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旁從彼以至天子之所○李曰與驅所謂奉時辰牡同意○朱曰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程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群下盡力奉上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群二曰友○蘇曰燕樂也○孔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為群或二二為友○朱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

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鄭曰豕牝曰豝○毛曰殪一發而死也○朱曰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孔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群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齋二曰醴齋注云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李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毛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曰小者易斃而難中故小豝言發謂發而中殺也大兕言殪闕謂闕斃闕也鄭曰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群臣也○程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曹曰以御賓客燕也燕則有折俎酌醴饗也饗則有體薦注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曰王觀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燕則命以幣物宥之助懽敬也東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為所以見軍實之盛為所以見師律之嚴為所以見上下之情為所以見綜理之周為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七

毛詩集解卷第十八

鴻鴈之什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

王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

毛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

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曰之子使臣也○朱曰征行也○毛曰劬勞病苦也○蘇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孔曰偏喪之寡蘇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劉曰宣王憂勤于止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遑寧爲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爲急務也○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曰中澤澤中也○孔曰垣墻也○毛曰一丈爲版五版爲堵鄭曰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也朱曰究終也○鄭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曹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爲得其所也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蘇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曰徽民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鄭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曰宣示也○范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嗸嗸我所以勤而勞來來也曹曰說文引此詩曰哀鳴嗸嗸衆口然也則嗸嗸者喻民哀訴之聲也民初得其所歸有所赴訴矣於是寒者求衣飢者求食民不獲者求得皆嗸嗸然赴訴於使者惟使者能周知民之疾苦故於是稱之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哲人指使者言之苦彼愚人不知我劬勞如此謂既為汝築室者俾獲安居矣而猶號寒啼飢邀求無已是上愛恤之太過致民敢宣暢其驕恣之心也○朱曰之子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王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為宣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曰興靡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東萊曰此非以不知為

惕蓋深歎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之金反

董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曹曰箴者治疾自微而達之也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程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必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黃曰詩人愛君之深而欲全君於無過之地故因美而箴之孔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曰其語辭○胡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

鄉明也孔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毛曰庭燎大燭也孔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司烜云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備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曹曰玉藻日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蓋辨色則群臣入應門日出而後君乃視朝則門庭之內無事於設燎矣晣晣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矣○毛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

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朱曰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東萊曰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為斯其所以不能常也曹曰始為中夜而起繼而夜將盡乃起終為將明而起魏鄭公所謂漸不克終之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朱曰晣晣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

節之聲也

亱如何其亱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暉音)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朱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又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 鄭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亱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綿善反)水規宣王也

鄭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曰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臣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曰興也○孔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鷂屬急疾之鳥○鄭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陽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

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曹曰宣王自廢魯武公長子括而立其弟懿公戲周人不從乃殺戲而立於是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此不親睦王室)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同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段曰懲羹者得韲而吹畏暑者見月而喘厲王之禍極矣故當時見諸侯有去來不常之形而憂念亂之意已迫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歎當時之不思救亂也縱不為疎遠計誰獨無父母乎柰何獨使我之憂也故此章曰莫肯念亂而下章曰念彼不蹟他人不念而已則念也兩章之後四句皆言意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鄭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曰載起

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
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歔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鄭曰率循也訛偽也○毛曰懲止也○鄭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李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歔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曰凡為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東萊曰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董曰此詩其師傅所作歟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問)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朱曰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陸璣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曰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曰檀木之堅者是美木也○呂曰落葉穢雜(毛曰蘀落也 釋文)曰錯礪石也○李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己意其詩最為難曉○毛曰誨宣王求賢之未仕者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鄭曰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良魚在淵小魚在渚(鄭曰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鄭曰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滞則可以治国○王曰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通者乎與此意同○陳曰鶴鳴以比人君之聲聞魚以比賢魚以時升降賢以道去就聲聞善則賢者至如魚之在渚也惡則賢者去如魚之在淵也魚潛而在淵則賢者去而之丘園矣可樂者

有檀之美木也使其無檀其下有蘀有穀不足美也君子猶以為樂者甚言賢者之為不善也它山之石詩人自謂也石賤而可以錯利罷猶言狂夫之言明主擇為此所以誨宣王也○曹曰宣王欲來賢者豈可以不修身乎在身者纖芥不善不可為而在人者不當求備猶彼園之所可樂以有植檀也然其下亦有蘀與穀不以蘀穀而棄檀也它山之石猶可以錯利刃攻堅玉況賢者乎東萊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互有所長毛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朱曰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它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曰穀惡木也陸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攻錯也○程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

毛詩集解卷十八

小人處也横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為道德成為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范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朱曰案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其字用酒誥若疇圻父之圻則知鄭說有據也鄭曰予我也。孔曰鳥用爪獸用牙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鄭曰轉移也。毛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孔曰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曹曰宣王

料民於大原人不足用司馬乃驅徒使從千畝之戰事非素習遂敗績于姜氏之戎　鄭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董曰案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王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曰亶誠也○劉曰尸主也○毛曰熟食曰饔○王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勑勞之事也○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爲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

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兄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句踐尚能辦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孔曰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曰縶絆維繫也孔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靮也鄭曰永

久也○朱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曰逍遥遊息也○毛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張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作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表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朱曰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苗場而繫維之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呂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求今朝今夕而已東萊曰知其不可久留庶幾得一日之歡以盡我心也逍遥者徘徊少留之貌蘱曰逍遥不事事也雖逍遥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各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蘓曰客亦非執事者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程曰賁然光彩○孔曰二思皆助語○呂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

爾公爾侯者不敢作君也陳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也朱曰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若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曰此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遁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遁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絶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曰數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絶也○王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東萊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

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絶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刺宣王也

朱曰自祈父至我行其野四詩之序皆不言所刺而祈父白駒詩辭明白故無容異說獨此與下篇詩辭不明說者不一今以文義求之或者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見收恤之詩也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曰旋迴也○鄭曰復反也○東萊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爲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朱曰民適異国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爲也○范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曹曰

易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下闕
迫窮禍患惟天屬之至親乃肯相收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爾雅曰虋亡昆反赤苗芑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况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曰栩杼食汝反也○孔曰今柞櫟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能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其有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芾方未反其樗勑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范曰蔽芾盛也○毛曰樗惡木也李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

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姻又曰婦之黨為昏壻之黨為姻毛曰畜養也○王曰樗惡木尚可芘而息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曰爾既不我畜養則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鄭曰蓫牛蘈徒雷反也陸璣云今人謂之牛蹄菜王曰蓫惡菜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而宿爾不我畜則蓫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段曰首章言居欲為久居之也次章言宿則暫寓矣人情於其相待之薄者則望之也愈輕於其相待之厚者則望之之意日進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曰葍惡菜也鄭曰葍當也○陸璣曰葍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着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蘓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

誠○王曰當野采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饉

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

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舊之不如也段曰夫昏姻相與舊則加

親人情所同也朱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

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

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曹曰豈足以成富實之道適以自異於人而已不近人情所以為異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鄭曰考成也○孔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

路寢生人之所居不釁不神之也考者設盛飲食

以落之○歐陽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

祝之言如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曰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

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

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

大德豈可以是而揜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

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
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黃曰鴻鴈之詩
宣王所以勞來天下之民者無所不至然後可以
樂吾樂而無愧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此聖人所取歟

秩秩直乙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
弟矣式相好呼報矣無相猶矣

毛曰秩秩流行也曹曰常也澗水常安流而不溢孔曰斯此也澗
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曰幽幽深遠也○
劉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曰如竹之叢
生根本之衆董曰苞叢生而固也鄭曰式用也○歐陽曰
猶圖也謀也○董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
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曰其下
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所謂聚國族於斯也○李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
和好輯睦無有相圖曹曰出固盛美矣然宗族不和不可以一朝居也○朱曰
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
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
報而廢息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
盡己而已愚按此於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

曰猶當作尢○呂曰猶者放倣之辭欲相放倣以相責望則兄及弟式相好矣曹曰首章總敘頌禱之大意也呂曰保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曰似嗣也○曾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歟孔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毛曰一丈為版五版為堵鄭曰百堵一時起也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曹曰舉西南則東北亦當然矣鄭曰爰於也○蘇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曰築室百堵者言廣多也○曰居宮室則欲民有棟宇招集流民百堵皆作而後此曰築室百堵宣王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也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爲

約之閣閣音各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香于反

毛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曹曰作垣者閣以繩縮板○孔曰繩在板上歷歷然約謂繩約板直則墻端正也○蘇曰閣閣上下相乘也○曹曰積累而上如閣之

闕

孔曰椓如椓杙之椓謂以杵築之也○蘇曰橐橐杵聲也曹曰築土者欲其堅聚如橐橐之盛周密而不洩故曰橐橐朱曰除亦去也○毛曰芋大也○孔曰作群寢之時縮板築至群寢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曹曰風雨不能凌不能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曹曰鳥鼠不能穿穴○王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曰其作室也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則不失闕○蘇曰君子於是居為所以為尊且大也曹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曹曰此章叙其墻垣之美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音暉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孔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曰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呂曰書云鳥獸希革○鄭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曰躋升也○朱曰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

也〇歐陽曰宜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曰君子攸躋則又高其高也

曹曰此章叙其堂之美如此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噦噦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寧

毛曰殖殖平正也王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曰庭宮寢之前庭也〇朱曰覺高大而直也｜毛曰覺言高大也〇鄭曰覺直也孔曰楹柱也〇鄭曰噲噲猶快快也〇呂曰正謂正寢〇朱曰正向明之處也〇蘇曰噦噦深廣之貌〇呂曰冥謂室之奧窔烏叫反也王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如噲噲其正是明也〇鄭曰正晝也冥夜也〇李曰坡詩云晝室明快夜堂深盖本此｜歐陽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放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〇曹曰人之精神氣血常與陰陽流通故其居處也晦明適中乃無幷毗之患晦淫闕疾明淫心疾皆不得其中者也今也明晦各得其中內外愜適然後居之而安焉　曹曰此章叙其室之美也〇東萊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顧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

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
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
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
何維熊維羆維虺許鬼反維蛇以下俱闕

商邱宋氏蘭揮藏書記